

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

——地区合作还是苦涩争夺？

周锡生

【内容摘要】 在埃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等相继发现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资源后，该地区局势不断升温并渐成热点。在埃、以等主导下，以东地中海天然气合作论坛为标志的地区合作联盟成立并开始运作，但土耳其也通过与利比亚签订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借“北塞浦路斯”问题加紧勘探等方式争夺更大话语权，造成地区局势紧张。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合作论坛中，埃及通过建设地区能源枢纽增强其区域大国地位，以色列通过“天然气革命”增进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希腊、塞浦路斯、巴勒斯坦等希望加入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进程，该联盟也具有很好的国际合作空间。然而，埃、土矛盾深刻复杂并集中于利比亚问题，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加强东地中海军事存在造成与以色列的矛盾，希、塞与土耳其矛盾由来已久并将长期存在争端。在大国博弈视角下，美国中东政策为埃、以主导东地中海天然气合作论坛扫除了障碍，欧盟国家将有限度支持该合作机制，俄罗斯需要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同时土耳其也将东地中海问题纳入其“中东地缘政治三角”战略，欲在大国博弈中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东地中海天然气合作开发问题值得持续关注。

【关键词】 东地中海 天然气 东地中海天然气合作论坛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周锡生，东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南京 邮编：210096）

【中图分类号】 F407.22 K9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0)06-0045-20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006003

地中海大致以马耳他岛为中点，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地中海国家包括希腊、塞浦路斯、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利比亚和巴勒斯坦等。相对于西亚、北非其他地区，这里一向较为平静。然而随着该地区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和发现，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地缘政治变化，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冲突随之加剧，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域外力量也加大了在这一地区博弈的力度。在地区均势与国际规则形成之前，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合作与纷争局面将长期存在，该地区可能成为西亚、北非新的热点。

一、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勘探与开发现状

目前，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主要集中在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盆地、以色列的黎凡特盆地和塞浦路斯的希罗德德盆地，埃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已经在此发现若干大型天然气田并着手进行开发利用。此外，在东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如西阿拉伯盆地（Western Arabian Basin）、扎格罗斯盆地（Zagros Basin）、塞浦路斯盆地（Cyprus Basin）、拉塔基亚盆地（Latakia Basin）、厄拉多斯内盆地（Eratosthenes Basin）和朱迪亚盆地（Judea Basin）等，预测仍会有巨大的天然气储量存在，土耳其、黎巴嫩、巴勒斯坦等也加大了勘探力度。^① 分析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情况，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已较为成型的勘探开发，二是土耳其、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勘探开发。

（一）埃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

这三个国家对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工作起步较早、渐成规模，且三国之间不存在突出的地缘政治矛盾，因此也逐渐成为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合作机制的基础力量。

第一，埃及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受到了尼日尔三角洲气田群发现的启示，并得益于 2015

^① Hall Jeremy, Ali E.Aksu, and Cenk Yaltirak, "Varying Tectonic Control on Basin Development at an Active Microplate Margin: Latakia Basin, Eastern Mediterranean," *Marine Geology*, Vol. 221, No. 4, October 2005, p. 16.

年8月发现的巨型祖尔(Zohr)气田。该气田探明的可采储量为6 732亿立方米,由意大利国家能源控股公司(ENI)与埃及政府合作开发。在开发过程中,该气田实现了在28个月内高速开发深水(部分已进入超深水)大气田的目标。该气田2018年上半年产量达到113亿立方米,年底产量达7 600万立方米/日,提前实现了2019年目标。^①与此同时,埃及加大了对尼罗河三角洲区域天然气资源的勘探与开发力度。在2010年至2017年间,埃及天然气公司(EGAS)在该区域共成功招标迈泰里耶(El Matariya)、卡万拉(Kawaran)、北马哈拉(North El Mahala)、北萨利亚(North El Salhiya)、北雷勒(North Leil)、北福阿德港口(North Port Fouad)等6个勘探区块的开发项目,合作伙伴包括英国石油公司(BP Amoco)、达纳天然气公司(Dana Gas)、ENI、道达尔公司(Total)、爱迪生国际公司(Edison International)等,勘探区块总面积达16 582平方公里。^②从“中东变局”^③之后埃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看,尽管经历了穆巴拉克、穆尔西至塞西政权的更迭以及国内局势的一度震荡,但国际石油公司在埃及的勘探与开发工作始终没有受到过大影响。这说明埃及国内各政治派别和利益团体在油气资源的国际开发合作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目前,埃及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为增加能源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动力,塞西政府将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和国际合作力度,在国际关系中也将围绕此目标加强相关工作。

第二,以色列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以色列长期依靠进口来满足其大部分能源需求,每年在能源进口上的支出相当于其GDP的5%以上。^④除高昂的进口支出以及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等原因外,以色列最为担心一旦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发生战争,能源进口会被切断。国家安全与自然环境等因素促使以色列政府决心开发近海石油与天然气资源,从根本上解决

① 张立勤、张抗:《非洲油气现状与未来展望》,《世界石油工业》2020年第4期,第26—34页。

② 刘恩然、张立勤等:《埃及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现状》,《桂林理工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第591—598页。

③ 参见刘中民、赵跃晨:《教派问题安全化形塑中东地区格局——以沙特阿拉伯外交为例》,《国际展望》2020年第5期,第67页。

④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中心,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

能源安全问题并调整能源结构。以色列与美国来宝能源公司（Noble Energy Inc.）及其合作伙伴德雷克集团（Drake-oil Group）合作，在以色列近海勘探石油与天然气资源。经过 10 年多钻井勘探，终于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发现了利维坦（Leviathan）和塔玛尔（Tamar）两个大型天然气田，据估计分别拥有 6 200 亿立方米和 2 8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① 此外，以色列还在其专属经济区发现了储量约为 140 亿立方米的达利特（Dalit）和储量约为 340 亿立方米的塔宁（Tanin）天然气田。^② 以色列的“天然气革命”不仅使该国“能源独立”成为可能，也帮助以色列实现了巨大的能源收益。^③ 一方面，以色列着力优化国内能源结构。以色列曾在 2018 年底确立了 2030 年底前淘汰所有燃煤发电厂的目标，但是之后已决定提前在 2025 年底实现天然气发电全面取代煤电的目标，从而大大提前了其能源结构优化的目标。^④ 另一方面，以色列已经开始向埃及出口天然气。2018 年 2 月，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协议，计划未来 10 年内从以色列进口 640 亿立方米天然气，总价值约 150 亿美元。^⑤ 埃及石油部 2020 年 1 月 15 日发布声明称，埃及自当日起开始接收来自以色列的天然气，埃及将把进口的以色列天然气液化后出口至欧洲，这标志着埃及离成为地区能源枢纽的目标更近了一步。^⑥

第三，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塞浦路斯是唯一的东地中海岛国，周边海域面积大，与以色列同属黎凡特盆地。以色列的天然气开采成功给塞浦路斯以巨大鼓舞。塞浦路斯经济单一，每年的能源进口耗费了该国大部分外汇。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塞浦路斯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在以色列成功勘探并确认近海两大天然气田时，正值塞浦路斯面临严

① 为探明储量，以色列还专门邀请美国地质调查局对地中海东南部黎凡特盆地的地质和天然气情况进行全面勘察。美国地质调查局勘察后认为，来宝能源公司对以色列两处新发现气田储量的评估基本可靠。

② Robin Beckwith, "Israel's Gas Bonanza," *Journal of Petroleum Technology*, Vol. 63, No. 3, February 2015, pp. 46-49.

③ 王晋：《能源撬动政治：博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西亚非洲》2020 年第 5 期，第 21—41 页。

④ 王林：《以色列要借天然气实现能源独立》，《能源研究与利用》2020 年第 1 期，第 17—18 页。

⑤ 段九州：《埃及艰难的能源自主之路》，《世界知识》2018 年第 6 期，第 34—35 页。

⑥ 《埃及自 1979 年以来首次接收以色列天然气》，新华网，2020 年 1 月 15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1/15/c_1125466533.htm。

重的经济危机之际，按照与欧盟达成的协议，塞浦路斯需要具备 170 亿欧元的银行储蓄款才能继续留在欧元区，而该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才 230 亿欧元。开采天然气既可减少进口能源，又可出口创汇还债，因此塞浦路斯把开发近海天然气当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摆脱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良机。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也曾发布报告称，天然气的开发将会在“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层面深刻影响塞浦路斯”^①。塞浦路斯曾于 2007 年、2012 年和 2016 年对其南部海上专属经济区 12 个区块中的 11 个进行公开招标，授权海外公司勘测与开发，合作伙伴包括意大利国家能源控股公司、韩国天然气公司（KOGAS）、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XOM）、卡塔尔天然气公司（Qatargas）等。塞浦路斯划分的第 12 区块邻近以色列天然气田，2008 年，美国诺博能源公司（Noble Energy）获得该处的勘测和开采许可，并与戴勒克钻井和艾维娜石油开采公司（Delek Drilling and Avner Oil Exploration）共同勘测和开采。^②自 2011 年诺博能源公司宣布在第 12 区块发现“阿芙洛狄忒”（Aphrodite）天然气田后，各大国际石油公司均宣布在授权区域开始钻井作业，塞浦路斯的大规模天然气开发进程逐步展开。

（二）土耳其、黎巴嫩、巴勒斯坦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

土耳其、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国看到了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巨大利益和前景，也都加大了勘探和开发的力度。但由于起步较晚、技术力量不足以及未能建立很好的国际合作等原因，这些国家在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开发中尚无明显成效。

第一，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土耳其天然气供应严重依赖进口。2013 年，土耳其 58% 的天然气通过“蓝溪”（Blue Stream）管道从俄罗斯进口；近 20% 的天然气通过“东南管道”（Southeastern Pipeline）和“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rans Anatolia Natural Gas Pipeline）从伊朗和阿塞拜疆进口。^③因此，土耳其非常重视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

^① Deloitte, “Oil and Gas in Cyprus Where Potential Lies,”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cy/Documents/energy-resources/oil-and-gas/CY_EnergyAndResources_OilAndGas_Noexp.pdf.

^② 王晋：《能源撬动政治：博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第 21—41 页。

^③ Giacomo Luciani, “Security of Oil Supplies: Issues and Remedies,” *European Energy*

希望将其作为优化自身能源结构的突破口。土耳其政府和“北塞浦路斯”当局授权土耳其石油公司（TPAO）对东地中海天然气资源进行勘探和开发。从 2014 年开始，土耳其政府派出勘探船前往东地中海进行地质勘测。2019 年 1 月、5 月和 6 月，土耳其三次派出勘探船前往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塞浦路斯以西海域以及塞浦路斯东北海域进行勘测，但是均未发现油气田。

第二，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在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相继发现近海天然气后，黎巴嫩也启动了近海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工作。黎巴嫩政府委托外国能源公司对其海岸进行了 2D 和 3D 地震探测，相关数据表明，该国的海上天然气储量可能高于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约超过 1 万亿立方米，且品质较好。黎巴嫩政府目前正在积极与国际石油公司沟通后续的勘探与开发事宜。由于在加沙地带发现天然气储量，巴勒斯坦政府对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也表现出积极态度。

由此可见，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已形成以埃及、以色列为核心，塞浦路斯紧密跟进，并吸引土耳其、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参与的格局。然而，由于天然气开发利益巨大，再加之该地区既有地缘政治矛盾长期存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旋即引发了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化。

二、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引发地缘政治变化

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勘探与开发，主要有三组地缘政治矛盾：一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黎巴嫩、塞浦路斯、土耳其的矛盾，二是塞浦路斯与“北塞浦路斯”当局、土耳其的矛盾，三是土耳其与希腊、埃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的矛盾。^① 围绕这三组矛盾，东地中海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两个方面的变化趋势。

（一）形成了以埃及、以色列为核心的地区合作联盟

2019 年 1 月，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约旦和巴勒

Studies, Vol. 4, 2013, p. 22.

^① 唐志超：《天然气大发现引发东地中海之争》，《世界知识》2020 年第 4 期，第 52—53 页。

斯坦决定设立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以下简称“东地论坛”）。2020年9月22日，埃及、塞浦路斯等六国能源部长举行视频会议，签署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章程，这标志着论坛正式成立。^①东地论坛旨在建立一个相关国家进行能源对话的平台，无论是生产商、分销商还是消费者都可加入。会议着重讨论了包括铺设东地中海海底管道在内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的事项，并达成合作共识。以东地论坛的成立为标志，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地区合作联盟已现雏形。该联盟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埃及通过建设地区能源枢纽增强其区域大国地位。从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开采、加工和输送的总体情况看，由于该地区油气田的发现和开采过程是由尼罗河三角洲盆地向北扩展的，且东地中海地区向东南的天然气管线基本成熟，除部分进入以色列、约旦外，主要输送至埃及，随后从埃及以液化天然气（LNG）方式对外输送，并且拟建的LNG工厂也基本在埃及，埃及具备了成为该地区天然气枢纽国家的客观条件。^②因此，埃及希望通过东地中海天然气枢纽建设，统筹协调西亚和北非的天然气等能源资源，在确保自身天然气稳定供应的同时，将富余的天然气向周边的欧洲、非洲和中东国家出口，在经济上获利的同时，恢复和增强其传统的地区影响力。同时，埃及也非常重视增加与以色列的能源合作，将其视为增强自身在阿拉伯世界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埃及天然气部长谢里夫·伊斯梅尔（Sherif Ismail）曾就埃及引进以色列天然气问题表态：“埃及的国家利益、经济需求及在中东的政治经济角色，都是我们引入以色列天然气的重要原因。埃及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③

第二，以色列通过“天然气革命”增进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以色列加大天然气开发并积极推进地区合作，既有安全和经济需要，更有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考虑，内塔尼亚胡总理将此作为拓展以色列地区和国际空间的重要手段。从表面上看，东地论坛只是该地区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平台，但实

① 《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正式成立》，新华网，2020年9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22/c_1126527762.htm。

② 张立勤、张抗：《非洲油气现状与未来展望》，第26—34页。

③ Ofir Winter, “El-Sisi’s First Year as President: Legitimacy, Democracy, and Relations with Israel,” *Strategic Assessment*, Vol. 18, No. 2, July 2015, p. 17.

际上，它却体现了该地区一种新的合作精神。最具实质意义的是，东地论坛标志着阿拉伯国家首次将以色列纳入了区域合作联盟，强调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的日益正常化，从而预示着东地中海区域合作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对于以色列而言，该论坛不仅代表着它加入了中东一个管理地区经济合作的机构，而且由此可以同更多的阿拉伯国家名正言顺地进行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改善以色列地缘政治环境的重要作用。^①

第三，希腊、塞浦路斯、巴勒斯坦等国希望加入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开发进程。对于希腊而言，修建通过其进入欧洲的天然气管道，十分有助于提振自身经济发展动力，对于摆脱债务和发展危机至关重要。2020 年 1 月 2 日，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三国在雅典签署了“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政府间合作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共同出席签字仪式，从而使三国在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② 2019 年 12 月，希腊、以色列、塞浦路斯、埃及等国签署了《建设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的相关协议》，这成为希腊加入东地论坛的重大收获。对于塞浦路斯来说，加入东地论坛，一方面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和合作，共同开发天然气资源，同时也可在论坛机制下更好地协调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并利用该论坛机制抗衡土耳其的压力。对于巴勒斯坦来说，通过论坛不仅有利于吸引国际资金帮助自己勘探和开发天然气资源，同时也获得了与以色列沟通合作的平台。

第四，该联盟具有良好的国际合作空间。2019 年 7 月，东地论坛在开罗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将“东地论坛”提升到国际合作组织的水平，并在论坛内部成立专门委员会，接受国际和区域组织的监督，以确保运作公正透明。开罗会议在两方面很好地展示了东地论坛的国际合作空间：其一，由于约旦位于连通波斯湾与东地中海地区的重要能源通道上，加之以色列和埃及

^① Ken Silverstein, “Israel’s Natural Gas Discoveries are Bridging Political Divides and are Forging Economic Ties,” *Forbes*, April 18, 2019, <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silverstein/2019/04/18/israels-natural-gas-discoveries-are-bridging-political-divides-and-are-forging-economic-ties/>.

^② 《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有望提升欧洲能源安全性》，新华网，2020 年 1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1/03/c_1125418744.htm。

都希望与约旦在天然气供应问题上加强合作，约旦能源部高级代表应邀出席会议，同时约旦被吸纳为东地论坛成员国，这显示了论坛的区域合作能力；其二，时任美国能源部长里克·佩里（Rick Perry）以及法国、欧盟、世界银行的高级代表也出席了开罗会议，这显示出该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国际支持。

（二）土耳其与东地论坛主导国的矛盾及行动

从经济层面上看，土耳其提出应通过其铺设东地中海天然气输欧管道，表示该管道方案不仅有利于土方，而且其经济性优于通过希腊、意大利的海底管道。但除了经济利益外，土耳其更为担心的是，一旦以埃及、以色列为核心的东地中海天然气联盟形成较大影响力，并建立起北通欧洲、南达约旦的天然气勘探、开发、炼制和输送体系，欧洲对土耳其的需求和重视程度将大幅下降，并使土耳其在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竞争中落于下风，从而削弱其地区大国的地位和影响力。

对于土耳其来说，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中分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维持地区强国地位符合其国家利益。但由于与埃及、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等东地论坛主导国家存在历史和现实矛盾，土耳其被孤立在东地论坛之外，进而引发土耳其采取一系列行动，其目的是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土耳其与东地论坛主导国的历史和现实矛盾主要分为土耳其与埃及（集中于利比亚）、土耳其与以色列（集中于巴勒斯坦）以及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集中于北塞浦路斯）三个方面，因此，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也是基于这三组矛盾，分别在利比亚、巴勒斯坦和北塞浦路斯三处展开不同形式的行动，以图更多地掌握东地天然气问题的主动权。

第一，埃、土矛盾深刻复杂并集中在利比亚问题上。在穆尔西担任埃及总统期间，埃、土关系是土耳其中东政策的核心。2013年，塞西发动政变推翻了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支持的穆尔西政权，对土耳其的中东布局造成了沉重打击，并导致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等国矛盾加深。在此之后，土耳其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了更加激进的策略，频频以结盟或武力方式介入地区事务。土耳其认为自己应成为当前中东秩序重构的重要参与

方，为此需要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在此指导思想下，埃、土关系迅速降温，并在利比亚问题上形成对峙。2014年利比亚大选后，其国内一直处于两个议会、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土耳其、卡塔尔、意大利等国支持国民议会、民族团结政府，埃及、阿联酋、沙特、法国等国支持国民代表大会与退役将领哈里发·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领导的“国民军”。2019年4月以来，利比亚战局发生了多次变化。“国民军”一度取得战场优势，兵锋直逼首都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岌岌可危。然而，2019年11月，民族团结政府与土耳其达成军事合作协议，土耳其随即派遣军事力量进入利比亚，土耳其的强力支持使得哈夫塔尔指日可待的胜利前景黯淡下来。

在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订军事协议的同时，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寻求在地中海东部获得更大面积专属经济区。按照协议，土耳其持续在地中海东部进行计划中的天然气钻探活动。这样，土耳其可以依托利比亚和“北塞浦路斯”构建战略三角，一方面可控制地中海东北部大片海域，在资源争夺战中分得更大份额；另一方面也可凭借扩大后的专属经济区管辖权干预海底管线建设，卡住通往欧洲南部的能源通道，取得主动权。^①

对于埃及来说，一方面，需要维护在利比亚东部的经济利益，守住石油资源富集的利比亚东部产油区和港口要道；另一方面，也需要防止土耳其派遣进入利比亚的武装人员（多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向东挺进埃、利边境，对埃及安全形成威胁。^②同时，在开发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埃及也无法容忍土耳其、利比亚和“北塞浦路斯”战略三角的形成。因此，埃及和土耳其在利比亚将会展开长期博弈。

第二，土耳其支持巴勒斯坦加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造成与以色列的矛盾。巴勒斯坦问题是土耳其中东政策的核心之一，土耳其长期支持加沙地区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抨击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① 李亚男：《土耳其出兵利比亚：突围还是陷入》，《世界知识》2020年第6期，第50—51页。

② 王金岩：《埃及与土耳其在利比亚博弈前景几何》，《世界知识》2020年第14期，第44—45页。

和全面封锁。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逐渐升温后，土耳其又提出反对“以色列盗取巴勒斯坦人民的天然气和自然资源”等观点。^① 2017年12月，在美国公开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下，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IC）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特别峰会，发表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联合声明。^② 埃尔多安宣布以色列是“恐怖主义占领国”，呼吁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努力塑造伊斯兰国家领袖形象。^③ 2018年5月，土以两国因巴以问题而相互驱逐大使，土以关系再次陷入危机。对于以色列而言，避免因巴以问题升温而影响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开发对其较为有利，为此以色列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方面，在东地论坛中，以色列将巴勒斯坦纳入会员国，这无疑为巴以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上的协商建立了良好的机制和平台；另一方面，以色列也积极与沙特、约旦、阿联酋等国就天然气使用问题进行沟通，促进以色列与海湾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在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也起到软化海湾国家对巴以问题态度的作用。但是，由于土耳其在巴以问题上态度强硬，以色列很难接受土耳其进入东地论坛。

第三，希腊、塞浦路斯与土耳其矛盾由来已久并将长期存在。希腊与土耳其在历史上曾经历多次战争，两国民众对立情绪至今仍然存在。两国在岛屿、领空、大陆架等敏感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议，并在1987年、1996年和2017年多次濒临冲突边缘。尤其是2016年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希腊庇护了部分潜逃的土耳其军事将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土耳其对希腊敌对态度的增强。^④ 塞浦路斯问题也是希土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矛盾焦点。^⑤ 尽管国际社会

① Mohamed Aziz Abdul Hassan al Bayati, "Geo-political Approach: Leviathan and Gaza Marine Gas-Israel and Turkey Are Major Players in the Energy Market," *Journal of U.S.-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5, No. 1, January 2018, p. 22.

② "OIC Extraordinary Summit Istanbul Declaration on 'Freedom for AlQu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ey, December 13, 2017 http://www.mfa.gov.tr/site_media/html/oic-extraordinary-summit-istanbul-declaration-on-freedom-for-al-quds.pdf.

③ 邹志强，《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内涵、动力及影响》，《国际论坛》2018年第6期，第16—21页。

④ 王晋：《土耳其希腊爱琴海对峙为哪般？》，中国经济网，2017年2月14日，http://views.ce.cn/view/ent/201702/14/t20170214_20180591.shtml。

⑤ 1974年7月，由于塞浦路斯境内希腊族人与土耳其族人发生冲突，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保护当地土耳其族人，并建立“土耳其族保护区”，随后成立了“土耳其族自治政

不承认“北塞浦路斯”，但土耳其仍然保留了与对方的特殊关系，并在北塞浦路斯境内保留驻军。^① 对于塞浦路斯而言，土耳其的行为无疑属于“入侵”和“外来干涉”，因此，两国一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土耳其也拒不承认塞浦路斯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合法地位。由于存在历史纠葛和现实矛盾，随着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的升温，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的“摩擦”不断。土耳其因不承认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地位，所以将派遣勘探船前往有关海域作业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土方此举引发了希、塞两国的抗议，土耳其则采取军事行动加以回应。^② 希腊方面也针锋相对，2020年8月10日，土耳其恢复科考船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勘探活动，并派出护卫舰护航，此举引发与希腊的对峙，随后法国声援希腊，并表示将加强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东地中海紧张形势持续升级。

综上所述，围绕东地中海天然气勘探与开发问题，一方面，埃及、以色列积极拉拢希腊、塞浦路斯等国形成合作联盟，同时吸纳巴勒斯坦以降低巴以问题带来的风险，并且不断扩大国际合作，吸引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土耳其也不甘于被孤立，不断在利比亚、巴勒斯坦和北塞浦路斯等问题上采取动作并加大力度，提升自身的地区强国影响力。鉴于东地中海局势渐成热点，欧盟、美国、俄罗斯等域外力量也展开了博弈。

三、大国博弈视角下的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

东地中海地区是欧、亚、非交界地，大国博弈形势复杂。从目前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化看，主要涉及埃及和土耳其关系、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希腊及塞浦路斯与土耳其关系，这些关系背后涉及美国、欧盟及俄罗斯在中东等地区的博弈。要更好地理解大国博弈视角下的东地中海

府”。该政府于1975年和1983年升级为“塞浦路斯土耳其联邦国”和“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共和国”（即“北塞浦路斯”）。

① Tozun Bahcheli, “Cyprus 1974: Turkey’s Military Success Followed by Political Stalemate,”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25, No. 1, 2014, pp. 6-21.

② 2018年1月，土耳其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大规模海上实弹演习；3月，土耳其海军在爱琴海、地中海东部和黑海中“航行”，向东地论坛成员国“传递信息”；10月，土耳其海军与希腊海军对峙；2019年，土耳其宣布计划在塞浦路斯北部建设海军基地。

天然气问题，需要从中东格局变化和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中东格局变化与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

自阿拉伯国家政局普遍动荡以来，在内外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下，中东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和阿拉伯“国家主义”的上升。其结果，一是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民族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不断下降，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再是阿拉伯国家的主要关切；二是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矛盾不断上升，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寻求联合以色列对抗伊朗；三是阿拉伯世界的分化进一步加剧。在这一变局中，美国、欧盟国家、俄罗斯等域外力量都在不断影响或参与其中。将各域外大国在中东格局之变中的行为逻辑投射到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域外力量的具体影响。

第一，美国中东政策为以色列、埃及主导东地论坛扫除了障碍。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有三：一是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减少投入，并整合盟友关系来遏制伊朗；二是重点强化与沙特、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三是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在此政策指引下，美国 2018 年 5 月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2020 年 1 月抛出关于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又于 2020 年八九月间推动阿联酋、巴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可以预见，今后会有更多的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转变态度，加强与以方交往甚至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虽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相对于过去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三不政策”^①，以阿合作的障碍已经在很大程度被清除。对于以色列而言，美国的中东政策为其与埃及共同主导东地论坛解决了三大问题。首先，阿拉伯国家减少对以、埃合作的掣肘。1979 年埃及与以色列建交导致埃及被开除出“阿拉伯国家联盟”，埃及被阿拉伯世界孤立长达 20 年之久，其原因就在于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违背阿拉伯国家统一的“三不政策”。在当前的中东格局下，阿拉伯世界不仅不会阻挠埃、以合作开发东地中海天然气，反而会基于各自的利益增加与东地论坛的合作。在此情况下，以色列通过支持埃及成为地区天然气枢纽，不仅可以增

^① “三不政策”是指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谈判、不单独与以色列媾和。

加经济利益，亦可提升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影响力。其次，以色列可通过东地论坛等渠道增加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而且除了约旦之外，沙特也成为以色列天然气事业的潜在合作方。以色列前议员阿尤布·卡拉（Ayoub Kara）透露，双方已就建设一条连接沙特和以色列南部港口埃拉特的天然气管道展开讨论，“如此规模的项目需要两国建立正式外交，这是一个共同利益”^①。如果以、沙两国在天然气出口上合作成功并建立外交关系，无疑将对其他中东国家带来强大的示范效应。再次，巴以问题难以影响东地论坛的合作。阿拉伯国家对巴以问题久拖不决已心生厌倦，中东变局以来，阿拉伯国家核心关切转向自身安全和发展。巴勒斯坦在巴以关系中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很难再指望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统一政策，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建交将成为巴勒斯坦无法规避的现实，巴勒斯坦方面的内部矛盾也可能进一步加剧，而以色列则将在美国的庇护和阿拉伯国家的默许下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巴勒斯坦选择加入东地论坛，本身已经显示出巴方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与以色列务实合作的态度。

第二，欧盟国家将有限度地支持东地论坛合作机制。欧盟的中东战略深受美国中东战略定位和中东地区局势变迁的双重影响，长期以“规范性力量”和“民事力量”自居，采取了一条渐进式、偏好政府间合作的民主治理路径，旨在加强与中东地区的经贸合作与安全互利。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欧盟在中东的布局，也迫使欧盟对自身中东政策进行一系列调整。欧盟新的中东政策将呈现更加务实、民事与军事手段并重以及更加独立等特点。^②虽然欧盟的中东政策主要聚焦于伊核问题、巴以问题以及叙利亚问题等，但由于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事关欧盟重大利益以及与北约成员土耳其的关系，欧盟国家可能有限度地支持东地论坛合作机制。

首先，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和输送有利于欧洲优化能源供应结构。欧洲目前的天然气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俄罗斯进口，尤其在“北溪—2”管道开通后更是如此。然而，在俄罗斯供气以及“北溪—2”管道建设的问题

^① 王林：《以色列要借天然气实现能源独立》，第17—18页。

^② 钮松：《中东乱局持久化背景下欧盟中东战略的调整及困境》，《当代世界》2020年第3期，第19—25页。

上，美国出于自身目的和排挤俄罗斯的需要，不断对欧盟施压，引起诸多矛盾。反观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由于以色列具备对美国的游说能力，此类压力将大大减轻。同时，法国道达尔和意大利埃尼能源集团等欧洲能源公司都在塞浦路斯专属经济区内投资勘探与开发，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将驱动欧盟增加对东地论坛的支持。

其次，欧盟对待土耳其“软硬兼施”。由于土耳其是北约成员，欧盟国家在对待土耳其的态度上需要有所克制，但这并不妨碍欧盟国家展示强硬态度。2019年7月，欧洲理事会通过决议，威胁对土耳其实施制裁，暂停双方在航空领域的高级别对话，减少对土耳其的援助。^①2020年5月，欧盟理事会发布《欧盟外长关于东地中海形势的声明》，表示要“与塞浦路斯团结一致”，要求土耳其“遵守国际法，秉持睦邻友好原则”^②。2020年8月25日，德国外交部长马斯（Heiko Maas）赴土耳其斡旋，敦促土耳其和希腊通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同时，在难民、叙利亚冲突等问题上，欧盟还需要与土耳其沟通合作，因此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难以持极端强硬立场。

再次，法国、希腊等国家立场偏于强硬。法国一向重视其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在伊核协议、叙利亚冲突、利比亚战争等问题上表现积极；黎巴嫩港口爆炸事件发生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很快亲自前往慰问，以展示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2020年1月，法国已经正式请求加入东地论坛，这表明法国对于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积极态度。在对待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行动的问题上，法国政府的态度一直比较强硬。希腊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及与塞浦路斯的关系，也对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勘探和军事行动展现出强硬态度。2020年9月，地中海七国领导人峰会在法国科西嘉岛举行。本次峰会聚焦东地中海局势，法国与希腊领导人都对东地问题发表了意见；峰会声明称，如果土耳其拒绝对话，与会领导人将支持欧盟制裁土耳其。^③

① “Turkish Drilling Activiti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Council Adopts Conclusions,” Council of the EU, July 15, 2019,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19/07/15/turkish-drilling-activities-in-the-eastern-mediterranean-council-adopts-conclusions>.

② Council of the EU, “Statement of the EU Foreign Ministers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May 15, 202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05/15/statement-of-the-eu-foreign-ministers-on-the-situation-in-the-eastern-mediterranean>.

③ 《2020年地中海七国领导人峰会在法国举行 聚焦东地中海局势》，新华网，2020

第三，俄罗斯需要保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自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进一步提升与中东国家的联系，交往能力、范围和深度较以前有很大进展，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权威身份再次被中东国家和相关利益攸关方认可。^① 俄罗斯的中东外交具有善于在乱局和失序中取得战略优势、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使外交为俄罗斯内政加分等鲜明特点。^② 东地中海地区虽然不是俄罗斯在中东的外交重点，但塞浦路斯作为俄罗斯地中海重要战略支点的作用不容忽视。考虑到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欧美国家的多方关系，俄罗斯将会重点关注东地中海地区，以保持其地区影响力。

首先，东地中海地区是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支点。俄罗斯重返中东的发力点和主要抓手是叙利亚危机。经过 2011 年至 2017 年三个阶段的行动，目前俄罗斯通过外交手段开始较为主动地引导后危机时代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其倡导了“阿斯塔纳和平进程”“索契会晤”等国际和谈机制，仅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省支持叙政府军与土耳其支持的反政府力量对峙。埃及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友，塞西政府执政后，俄、埃两国关系持续升温，于 2014 年和 2015 年实现了元首互访。俄罗斯与沙特同为国际原油市场供应大国，两国关系一般，但在俄深度参与叙利亚进程后，沙特开始向俄示好，两国元首于 2017 年和 2019 年实现了互访。但在 2020 年 3 月，因欧佩克与俄罗斯就原油减产问题产生矛盾，沙特和俄罗斯再生龃龉，关系出现摇摆。总体而言，俄罗斯无论是要继续保持在叙利亚的战略优势，还是要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交往，都需要维持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俄罗斯不会轻易损害以色列的重大利益。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关系有着历史渊源，两国历史观也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俄罗斯的对以政策是维持双方良好的外交关系，保持俄在巴以、阿以冲突中的特殊影响，实现对中东形势的总体把控。^③ 叙利亚危机发生后，为了加强协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年 9 月 11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9/11/c_1210794995.htm。

① James Sladden et al., “Russi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Corporation 2017,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236.html>, year 2017.

② 张建：《大国博弈背景下的俄罗斯中东政策》，《和平与发展》2020 年第 3 期，第 77—95 页、第 137—142、第 135 页。

③ 王琼：《俄罗斯对以色列外交战略及未来趋势》，《学术探索》2019 年第 8 期，第 42—50 页。

亚胡多次访问俄罗斯；2020年1月，普京对以色列进行访问。^①在美国推出中东“世纪协议”问题上，俄、以两国也进行了充分沟通。因此，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俄罗斯虽然目前尚未表态，但其不会轻易损害以色列的重大利益，更有可能对以色列提供适度支持。

再次，俄罗斯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上对与土耳其合作将非常慎重。自中东变局和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土关系可谓“一波三折”。克里米亚危机后，俄曾将土视为“外交突破口”；但是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后，俄、土关系迅速冷淡；之后随着土耳其方面道歉、两国元首圣彼得堡会晤等，双边关系有所恢复。从2019年11月开始，两国曾一度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后因“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叙利亚北部省份伊德利卜问题”等产生矛盾乃至兵戎相见，两国矛盾空前激化。因此，俄罗斯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将会非常慎重对待与土耳其的合作。

最后，塞浦路斯是俄罗斯处理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的重点。一方面，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将维持与美国斗而不破的局面，并积极寻求与欧洲国家缓和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将影响欧洲能源进口，俄罗斯也会保持高度关注。最为关键的是，塞浦路斯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友，俄军舰在地中海的补给停靠依赖塞浦路斯。美国日前宣布部分解除对塞浦路斯的武器禁售令，并要求塞浦路斯拒绝俄罗斯军舰靠岸，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应。2020年9月，俄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塞浦路斯，与塞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举行会晤后表示，美国等国家是东地中海地区局势的“域外搅局者”，试图制造冲突而不是提供和平解决方案；“俄方关注塞浦路斯与土耳其的关系”，而对话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俄罗斯的立场是塞浦路斯问题应根据联合国决议得到解决。^②

（二）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变化及其对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的影响毋庸置疑，土耳其是目前在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上制造热点和争端

① “Putin 'Excited' After Visit to Israel,” *Israel National News*, January 26, 2020, <http://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275117>.

② 《俄罗斯外长：美国在东地中海“助长了冲突”》，新华网，2020年9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20-09/09/c_1210791748.htm。

的关键变量。除了与东地中海国家的关系外，土耳其与欧盟国家、美国等域外西方势力之间的互动博弈也不可避免地会对相关问题产生影响。深入研究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变化的特点，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其对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的影响。

第一，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向，疏远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下称“正发党”）2003年执政到2013年中东变局之前，土耳其奉行的是“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在此政策指引下，土耳其在本地区以调停者的身份积极作为，这既符合中东地区国家的需求，也与土耳其自身实力相匹配，并且有助于西方国家稳定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因而土耳其“回归中东”的外交取向并未造成其与西方特殊关系的冲突。^①自2013年以来，土耳其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埃及和叙利亚的政治危机推动土耳其正发党再次调整了地区外交方针，开始推行“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在此政策下，土耳其频频以结盟和武力的方式介入区域事务，特别是主动卷入海湾国家事务、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危机，土耳其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也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②在“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下，土耳其与美国及西方国家产生了诸多矛盾。一是难民问题体现出欧盟与土耳其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欧盟国家将土耳其当成抵挡难民的重要关卡，但土耳其则将难民问题作为与欧盟谈判的筹码。二是土耳其在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上的做法，造成土美关系恶化。美国与土耳其在该问题上的对峙还将继续，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三是土耳其在伊朗、巴以等问题的外交政策上与美国存在冲突。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认为土耳其完全没有履行盟友的义务和责任。土耳其对“哈马斯”的支持也引发以色列和美国的不满。四是土耳其与俄罗斯开展合作招致西方反对。虽然目前土、俄在叙利亚问题上发生对立，但两国曾经一度紧密合作导致西方国家普遍忧虑。^③

① 李秉忠、涂斌：《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转型及其限度》，《西亚非洲》2018年第2期，第87—106页。

② 尼克斯·克里斯托菲斯、李秉忠：《21世纪以来土耳其外交政策演变及前景》，《当代世界》2020年第2期，第20—26页。

③ 黄靖、鄢然等：《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恶化：原因和结果》，《国别和区域研究》2019年第4期，第87—176页。

土耳其“积极进取”外交政策的形成，有其深厚根源，短期内难以改变。在 2013 年开始的中东变局之后，土耳其正发党精英认为，“土耳其穆斯林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逊尼派政治在地区事务中的命运，而中东地区危机刺激了逊尼派力量的团结。”^① 土耳其对于世界秩序的认知基于三个判断：一是当今世界处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二是全球事务不能再只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决定；三是中东区域秩序处于重大的重组进程中，土耳其应该是新秩序的重要参与方。为此，土耳其需要采取“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体现土耳其的进取精神”^②。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正发党精英的理念和判断也与埃尔多安总统的个性相符合，一系列因素导致了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和“积极进取”政策的持续。

第二，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博弈对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的影响。在“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下，土耳其加速了“回归中东”的战略。在此战略下，土耳其不断扩大在东地中海、海湾和红海—非洲之角这三个中东主要次区域的政治与军事存在，形成本国特色的“中东地缘政治三角”战略。^③ 值得重视的是，在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政治三角”战略中，既包括国家和政府（如卡塔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也包括武装力量（如哈马斯）和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如“北塞浦路斯”），这些主体都能够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问题带来影响。通过“中东地缘政治三角”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土耳其提升其在中东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领导力，构建自身的大国地位，将前沿军事存在当作维护土耳其国家安全利益及辐射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桥头堡”，并强化这一作用。因此，作为其整体对外战略的一部分，土耳其不会轻易停止在东地中海地区行动的脚步。

在土耳其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欧盟、美国、俄罗斯等域外力量不断调整对土耳其的政策立场，以平衡各方利益。土耳其也不再将外交政策局限于

① Bezen Balamir Coşkun, Salih Doğan, and Mustafa Demir, “Foreign Policy as a Legitimation Strategy for AKP’s Hegemonic Project of the ‘New Turkey,’” in Bahar Başer and Ahmet Erdi Öztürk, ed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Turkey: Elections, Resistance and the AKP*,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7, p. 93.

② “Turkey’s Enterprising and Humanitarian Foreign Policy,”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urkey, <http://www.mfa.gov.tr/synopsis-of-the-turkish-foreign-policy.en.mfa>.

③ 邹志强：《土耳其的中东地缘三角战略：内涵、动力及影响》，第 16—21 页。

北约和西方阵营之中，转而采取更为平衡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多方博弈中，土耳其虽然冒着与各方关系不稳定的风险，但同时也成为影响域外大国博弈的关键因素。在东地中海问题上，这种博弈态势或将导致域外大国对土耳其的冒险政策采取一定程度的默许和纵容态度。

结 束 语

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开发问题，始于埃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等国的天然气勘探与开发。其中，埃及和以色列在本国管辖海域内的天然气开发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随着相关国家寻求区域合作，建设通达欧洲和中东的天然气勘探、开发、炼制和输送体系，并将与土耳其存在管辖海域争议的塞浦路斯纳入合作机制时，矛盾和争端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地区热点问题。对于参与东地论坛的国家而言，通过国际合作机制解决天然气勘探和开发中的问题，并为各国带来经济收益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利益巨大，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必然涉及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博弈等问题。在中东格局巨变的大背景下，东地论坛合作机制既有重大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重重挑战。在土耳其的“中东地缘政治三角”战略中，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正好位于其战略核心地带，无论是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还是国家安全的角度，土耳其都无法容忍被东地论坛机制孤立在外。虽然在利比亚、北塞浦路斯以及巴勒斯坦等重要支点都面临重重挑战，但土耳其既不会停止既定战略的执行，也希望通过激进冒险的行动争取大国重视，获得更多话语权。可以预见，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问题将会长期出现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和摩擦不断的状况。此外，无论是在东地论坛国家之间还是它们与土耳其等国之间，目前仍然存在大量的领土、海域、专属经济区划分之争；同时也还存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集等重重困难。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将会是地区合作还是苦涩争夺，这一问题还需要持续观察。

[责任编辑：孙震海]